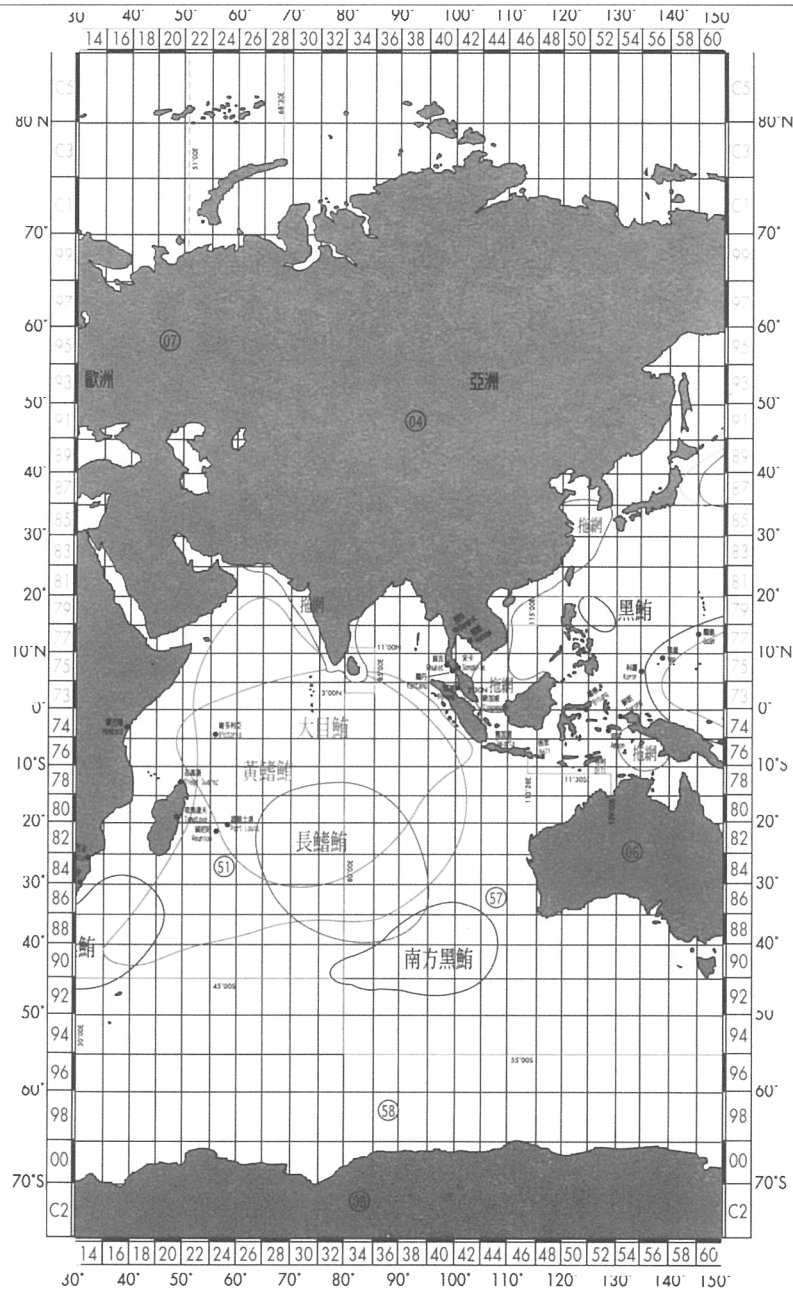


「琉球」：一個不「小」的漁村



印度洋漁場是「琉球」漁民的主要作業區

祝平一

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)

用維根斯坦的話來講，一個生活在現代都市的「山頂人」（住於平地不討海的人），^①一進到漁村，便猶如進入了另一種「語言」、另一種「生活形態」（form of life）；換句話說，進入了另一種「文化」。

在1999年七月一個晴朗的日子，我和師大地理系的陳憲明先生一起到了屏東的小琉球。「小」是外地人對他們的稱呼，當地人可不這麼認為。日據時代東港郡琉球庄的地理記憶，^②與現行台灣的行政區劃，使當地人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「琉球」—屏東縣琉球鄉。不過從清代以來的「小琉球」稱謂卻一直在民間沿用下來，雖然有些當地人不以為然地視為是蔑稱。

作為一個漁村，建港是「琉球」歷史上的一件大事。當我們問起蔡姓老漁民有關日據時代在「琉球」擔任庄長甚久，同時也是當時漁業組合的組合長，並在促成「琉球」築港工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宇田薰時，蔡老先生還一時想不起來。後來我們提醒他，宇田也是當地的公醫，並埋骨於「琉球」，他才說「啊！那個老公醫。他很兇，常常罵人『八加野鹿』。」當時宇田是當地唯一的一位醫生，「他每次去看病人時，都讓人昇著，好威風。不過他對病人也很好，有人生病，不論在那裡，什麼時候，他都會去看。看病人窮，也不拿錢。」蔡老先生補充道。宇田這種既兇悍，又仁慈的形象，正是殖民者刻意塑造出來恩威並用的形象。但就像是任何社會一樣，不同的人對於相同的事，會有不同的記憶。當我們訪問另一位曾在日據時代擔任老師，戰後當過校長的當地知識份子時，他便清楚地記得宇田對於築港的貢獻。他的記憶和文獻所記載的並沒什麼不同，在他的記憶中，宇田是一位盡力作好其份內工作的官僚。

也許是因為孤懸海外，「琉球」並沒有像台灣有那麼多的車輛，也還保留著以往鄉村中人和人之間緊密的關係。庄子裡的人都還互相認識，庄子間的人也往往可以因婚姻、同學或一同打漁等關係，而有一定的熟悉度。在庄子裡找人，常常可以直接找到；或繞上幾層不同的關係後，可以打聽到間接相識的人。找人也不需要詳細的地址，打聽某人時，所得到的指示常是類似「從這裡直直去，到三叉路口，走中間那條，上了一個斜坡後，再問一下人。」這種親密感，到了像南方澳等較大的漁港便消失了。

* 在黃寬重先生的鼓勵下，我於1995年底接下了由當時省漁業局胡興華局長所委託的「台灣漁業史編纂計劃」，本文是該計劃的副產品。筆者感謝陳憲明教授帶領我進入台灣漁業的田野，也感謝我們在琉球所採訪的漁民、王春明先生以及漁具行的蘇老板兄弟。最後我感謝審查人所提供的意見，有些地方我並未根據審查意見修改，這主要是因為有文獻的根據，並已在註中說明。

① 琉球嶼最富庶的白沙尾的居民，稱其他村的人也叫「山頂人」，有點輕蔑的意味。因此將平地人稱為「山頂人」，似乎也反應了駕風駛浪的「討海人」的驕傲。

② 近年來台灣史研究者有以「日治」時期取代「日據」時期的趨勢。「日治」看來是比較中性的名詞，陳述了台灣受到日本人統治的事實。儘管如此，對於被統治者而言，日本人的統治仍然是殖民者，因此，本文仍用「日據」一詞。

以往東港人稱「琉球」人為「琉球仔」，言下不無輕蔑之意。在1955年漁業增產委員會的漁民經濟狀況抽查中，「琉球」是當時台灣最貧窮的漁村之一。^③但在台灣漁業日漸沒落的今天，「琉球」人卻在經濟上有所進展。許多「琉球」人在東港都有第二間厝；而東港許多新屋的主人也都是「琉球」人。他們原先在「琉球」便已認識，現在則群居為鄰。都市中產階級的流行如喝紅酒等，許多「琉球」人也同樣享受著。以漁為主業的「琉球」人，現在也打進了漁會和魚市場，和東港人分享權力。當許多台灣的漁村人口日漸外移時，「琉球」不但人口沒有流失，而且在1997年的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2029人，是台灣平均人口的三倍以上。^④如此高的密度，解釋了何以「琉球」人往東港「移民」。



民國四十四年全省漁會改進，琉球區漁會成立

「琉球」人多以漁為業，主要的漁業項目是「放綫」「捉鯉仔」，^⑤即遠洋鮪魚延繩釣。^⑥雖然延繩釣漁法是日本人傳入，但「放綫」卻是清代以來的舊稱，據《赤嵌筆談》云：

綫、垂餌以釣魚也。大繩用數十丈，繫一頭於岸，浮舟出海，每尺許栓數鈎，大小不一；繩盡則返掉而歸，曰放綫。^⑦

從以上的記載看來，「放綫」是沿岸漁業的一種。^⑧以往「繫一頭於岸」，現在則繫於船上的「綫桶」或「綫袋」內，但在「綫母」（即主繩，又稱料身）上每隔一段距離的「綫腳」（即副繩，又稱料腳）栓鈎釣魚則仍是「綫」的核心語意。「放綫」原本是清代的傳統漁法，但在現在漁民的記憶中，卻是由日人傳入台灣。

③ 經濟部台灣漁業增產委員會，〈漁戶經濟調查報告摘要〉《中國水產》56 (1957): 4-24。

④ 陳憲明，〈屏東琉球嶼之漁業發展研究〉（台灣漁業史學術研討會論文）。

⑤ 據日人的記載，台人稱鮪魚為「鯉仔」或「串仔」。見：台灣水產會，〈內臺魚名對照便覽〉（台北：台灣水產會，1934），頁17。鮪釣業的發展是1960年代的事，以前延繩釣的主要目標是鯊。1960年代國民政府大力推行鮪釣業以賺取外匯，其後日人成為台灣鮪魚的主要買主。但即使到現在，當「琉球」漁民釣到鯊魚時，入港時也不報，當成是漁民的額外紅利。

⑥ 關於「琉球」漁業發展的歷史，見：陳憲明，〈屏東琉球嶼之漁業發展研究〉。

⑦ 王瑛曾編纂，《重修鳳山縣志》卷四〈田賦志·雜餉〉（南投市：台灣省文獻委員會，1993，原編於1762），頁117。

⑧ 日本的延繩釣漁法最初亦是沿岸漁法，至1885年左右，漁場距岸不過二十哩，但其危險已足以使日本漁民裹足不前。延繩釣要到1906年內燃機輸入、1911年揚繩機輸入後才有比較大的進展。王士同，〈赴日實習鮪漁業報告〉《中國水產》46 (1956): 21。

「縲」與「延繩釣」雖然相類，但在技術細節卻相當不同。「延繩釣」作為一種近海或遠洋漁業，在「貼餌」的餌料上相當講究，魚餌最好白晰閃亮，而且鮮活能動，如活皮刀一般。另外，作為一種近海或遠洋漁業，「延繩釣」漁船的航行能力，必須比沿岸漁業來得強。因此，「延繩釣」的確是日人在殖民台灣時期所傳入的動力漁船漁業，以機械的力量帶動漁船與「縲車」（即揚繩機）。更何況許多漁民表示，日本人或琉球人對「延繩釣」漁法和用餌非常保密，自然更加深了漁民們認為這是日本人所創的漁法。然而語言上「縲」的舊稱，仍顯示著以前的漁民認為「延繩釣」與「縲」的舊法有相似性。日據時代，日人常稱台灣人的漁法原始落後，不知開發漁業。然而「放縲」的例子也提醒我們，日本殖民者對的日據以前台灣漁業的看法，或許只是出自對殖民地的貶抑。台灣原有的漁業傳統，或許有助於新技術的適應。因此許多漁民才會回憶道，雖然日人和琉球人對其所使用的技術不斷保密，但觀察他們用的魚鈎、餌料，再回去想想，也就知道他們怎麼捕漁。雖然現在的史料也許不足以重構「縲」與「延繩釣」傳承的歷史，但「放縲」語源的個例，使我們必須考慮傳統漁業技術如何和外來技術銜接的問題。

雖然「延繩釣」與「縲」有相似性，但日據時代傳入的「延繩釣」漁業，由於動力化的緣故，必然使得「延繩釣」所使用的技術與資本與傳統的「縲」有相當的差異。日據時代有許多日人的株式會社在台灣經營「延繩釣」漁業，一般台灣漁民則必須仰賴自己的資力。一位從日據末期便經營「延繩釣」的老漁民說他「整」船（即購買船隻和設備）的錢，剛開始都是自己以前種地、養一點豬和雞攢來的。當被問到「整」船時，有沒有向政府貸款。這位漁民答道：「那有啊！本來是有在想，但是一去申請，他們說要拿房子來抵押，也就沒去貸。」⁹由於漁船是動產，有折舊的問題，因此在貸款上通常比較困難。而養殖漁業的漁民，漁池有如不動產，在貸款上比較容易被接受。這一現象到了國民政府遷台後，仍然一樣。許多海洋漁業的漁民因為知道貸款困難，也因而不願去碰釘子。1978年一份漁民所得及生活狀況的研究，證實了養殖業的漁民比較知道如何利用政府所提供的貸款機會，其主要原因也是因為養殖漁業較易貸到款。

日據及戰後初期，由於工作機會難求，許多想討海的人，必須與船主有親戚關係或經由親友的關說和保證才能上船。現在則以船公司買船，僱用台灣船長和大俾及外國漁工的方式經營。「琉球」船大部份為50-100噸到小型船隻，作業漁場主要在印度洋和中南美洲海域，因此漁船的基地多設在檳城、新加坡、關島（颱風季節移到此

⁹ 張承漢，《臺灣省漁民所得及生活狀況之研究》（台北：台灣省漁業局，1978），頁41-4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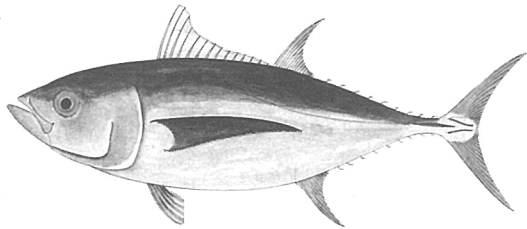
處作業)、巴里島、印尼其他島嶼,和斯里蘭卡,但亦有遠至中南美、千里達、巴拿馬海域作業。現在一艘船多用船長一人,大俸一人為主、大陸漁工(6-8人),船上儀器有方探(方向探測器)、SSB(超短波廣播)、雷達、GPS(衛星導航)、氣象傳真、無線電對講機、磁羅盤(自動航行),(Loren,海圖已可不用)有了這些使用方便的儀器,討海的不確性,和以前相較,降低很多。大哥大和SSB使海陸通訊方便很多,降低討海的隔絕感。有位漁民說在海上還可以唱卡拉OK,並天天和太太通話。在小型船上,只要船長一人便可操作這些儀器,在船員日少的今日,船長甚至可兼大俸。由於現在的漁工多為外勞,這些儀器也只有船長可以操縱。大部分的儀器都放在船長室裡,只有台灣的船員才能在裡面。空間的分隔象徵了台灣船員和外國漁工在身分與經濟地位上的差距。另外,台灣船員們也有意不讓外國漁工學習這些儀器和漁撈知識。尤其是大陸漁工,因為語言的隔閡較少,台灣漁民更怕他們會成為競爭的對手。其實延繩釣的技術,中國大陸的漁民也會。不過據漁具行的蘇老闆講,他們的漁獲遠不能和台灣船隻相比。蘇老闆解釋道除了因為台灣的船比較好,另外就是「咱台灣人拚。」

1990年代以後,台灣漁船使用外國漁工越來越多,^⑩因此,船長的技巧已不純是航海和下「綰」的技術,也必須善於管理船上其他的外籍漁工。這些外國漁工通常為大陸、印尼與菲律賓人。漁民對不同的漁工有很多刻板印象,如他們會抱怨現在大陸漁工懶惰,由於可以說台語,知道船長的事較多,較難管理。在「琉球」一地便有20幾家仲介業者,大致仲介一百多名漁工,漁工算工資,不分紅,大陸漁工多來自福建,又以崇武為大宗,偶亦有來自潮、汕者。漁工費用常算為一般作業費用,每月薪資約1500人民幣,安家費4000人民幣(一次付清)。印尼漁工多在當地基地補給,由於價甚便宜(1200NT/人),有些小船甚至用到13人,印尼漁工個性較溫和,也認真工作,但動作遲緩,由於信回教,每天還要向聖地禱告,在工作時形成一種奇特的景象。雖然這些印尼漁工工資看來不高,但在當地已算待遇菲薄,因此在一些有台灣漁船靠岸的港口,仍有許多人等著上船工作。菲律賓漁工個性急暴,也不好管理。「琉球」曾有船公司試圖訓練大陸漁工當船長帶大陸漁工捕魚,但並不成功。管理漁工一個重要問題是語言,由於語言的隔閡,很容易因小事起摩擦。因此,船長必須要能功能性地使用漁工的語言,以避免誤會。另外,鮪釣船的工作時間長,而且下「綰」、起「綰」須要不少時間,使得船員休息的時間被切得相當零碎,工作相當辛苦,船長必須還要能撫平船員不安的心理。在人數的劣勢下,台灣船員更必須講究這些實際管

^⑩ 最早在1980年代末期引進中國漁工的也是一位琉球的漁業經營者,他還一度為此吃上官司。

理的技巧。除了管理船員外，船長負責航行和儀器的保養與維修，選擇下「綫」的時間和地點，其他概由船員負責。

目前「琉球」漁民的作業方式，有學者稱為「近海型遠洋鮪釣業」。這種型態的鮪釣業開始於1988年，以近海的鮪釣船，^①赴海外進行近海漁業。在漁具與漁法上與近海鮪釣並無不同，但其經營方式卻類似遠洋漁業，而且漁獲大部分在國外基地便出售到國外市場。這種鮪釣業的經營方式，可直接減輕國內漁業競爭的壓力，解決人力不足的問題，降低沿岸近海過漁的危機；一方面又能在沿岸國家取得廉價的勞力及補給，就近開發在地國的漁業資源，且避免在地國200海浬經濟海域的影響。由於這種「近海型遠洋鮪釣業」的成功，有些中、小型的拖網也逐漸加入。^②這是台灣海洋漁業在窮則變，變則通的方式下，所產生的新經營方式。



長鳍鮪（黃鳍鮪之一種）·高炳華繪

學名：*Thunnus alalunga*

俗名：長翅鰹串

分類：鱸形目(Perciformes) 鯖科

分布：全世界溫帶及熱帶海域

生態：群游於熱帶及亞熱帶大洋中，也常季節性地出現於冷水域。游泳快速，捕食甲殼類、管魷類及小型魚類。具高經濟食用價值。體長雖為鮪中的小型者，然亦可達120公分。

這種「近海型遠洋鮪釣業」與漁業技術的進步關係密切。現在的「塑膠船」（即塑鋼船）壽命長且輕，汽油引擎也較以往的「臭油車」或 yakitama（燒玉式引擎）耐用且易於維修，另外新式的航海儀器有助於航海安全和節省人力。加上有「ラジオ-V」（radio buoy, 無線電浮標）之助，一繩可放到千餘「門」的餌。由於綫繩加長，收繩時須用「綫車」。機械化的動力取代了人力，也大大提高了生產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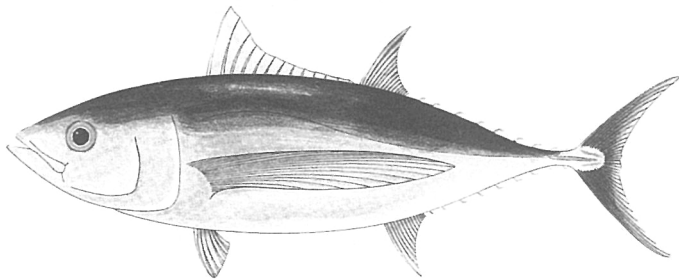
「琉球」漁民從海外基地到附近海域作業時，「一航」船大約是兩星期左右，扣去補給時人員休息的時間，一個月大約出海兩次，這無疑減輕不少船員的心理及生理負擔。由於印尼物價甚廉，有些船公司甚至為船員安排在基地附近租房子，並將其台灣的妻小接到印尼安頓。據一位漁民表示，這樣的安排使得他的生活更像在「上班」，只是一班是十天半個月而已。而且他的妻小們在印尼也能享受較好的生活，不但房子大，而且家中還有傭人，只是小孩上學的問題比較難解決。雖然「琉球」漁民們長期生活在海外，但大家都不會錯過三年一度的「迎王」（王爺祭）。遠在天涯海角的各地船隻都紛紛回港，參加「迎王」的盛典。船員們不但可以和家人團聚，也利用這個機會交換訊息。

① 以往「琉球」漁民通常往他們稱為「三塊淺」（在南沙附近）或「大淺」（澎湖下方）捕鯊，且出發前都先釣「四破」等魚類以為餌料。

② 王健雄，〈遠洋漁業發展趨勢與策略〉，《中國水產》494(1994): 34、42。

「琉球」漁民的主要的魚貨是「鮪」仔，這些新鮮的「鮪仔」，在基地冷藏後，以兩尾為一箱，運往日本銷售做生魚片。雖然黃鰹鮪是主要魚貨，但「琉球」漁民最鍾愛的還是在清明至端午之際在「琉球」附近海域便能捕獲的「黑暗鮪」(*Thunnus thynnus*; blue fin tuna)，¹³有些漁民甚至還願為了追捕「黑暗鮪」，特地從漁場趕回。「黑暗鮪」深為日本人喜愛，其生魚片價格甚高，「琉球」漁民甚至還一度以為日人出重價購買「黑暗鮪」製藥。台北有些日本料理店在當季時也買「黑暗鮪」的生魚片，售價一片的價錢至少要兩、三百塊。據說這些「トロ」(黑鮪生魚片)都是日本直接生鮮進口，雖然這些魚可能都是台灣漁民所捕獲。

鮪仔魚體型甚大，一般要用吊車才能從船上運上岸，上岸後便在基地出售。許多在國外基地的漁貨代理商則以提供淡水、魚餌和補給品，以交換漁貨代理權。但是經營漁貨代理並不純是金錢往來的生意而已，如何收攬人心，也相當重要。一位素有「素還真」之稱的檳城漁貨代理商，便相當得到「琉球」船長們的愛戴。這並不僅因為「素還真」和「琉球」船長們有同鄉之誼，更重要的他肯撒大把銀子，以空運漁貨的飛機搭載船長們的妻小到檳城和他們相會，並招待這些船長的家人們每天住不同的五星級飯店，帶著她們到處「血拚」



短鮪(黃鰹鮪之一種)·高炳華繪

學名：*Thunnus obesus*

俗名：大目串

分類：鱈形目(Perciformes) 鮪科

分布：全世界溫帶及熱帶海域

生態：棲息於大洋中的青層水域。泳速快，可全天候掠食中小型魚類、甲殼類及管魷類等。在熱帶海域中可週年產卵，產卵數達300-600萬粒。肉質略軟，可做生魚片，具高食用價值。體長可達200公分。

為「素還真」和「琉球」船長們有同鄉之誼，更重要的他肯撒大把銀子，以空運漁貨的飛機搭載船長們的妻小到檳城和他們相會，並招待這些船長的家人們每天住不同的五星級飯店，帶著她們到處「血拚」

(shopping)。「素還真」的慷慨使他成為檳城的傳奇。由於以往台灣船員的分紅制度相當複雜，船員們對於自己的利益相當自覺，¹⁴但對於長期在海上討生活的海上男兒，這種一揮千金的豪情作風更具有吸引力。

從「琉球」來看台灣漁業，似乎目前台灣的漁業發展得很好。但事實上「琉球」是個例外，漁具行的蘇老板說：「現在台灣只有琉球人還在捕漁」，慨嘆之下，尚有幾分得意，「不像大多數地方，不是在走私，

¹³ 日本最初的鮪魚延繩釣和黑鮪漁業關係最密切，這或許和日人特別喜歡黑鮪有關。王士同，〈赴日實習鮪漁業報告〉，頁21。又，黑鮪稱為「暗鮪」或「暗串」，見：台灣水產會，《內臺魚名對照便覽》，頁17。本文審查人謂黑鮪當稱為「黑覽鮪」，然而「覽」與「暗」在台語中發音相近，筆者頗疑可能因音近而誤。且黑鮪有時又稱「暗鮪」，如稱「覽鮪」似乎不妥。因此，筆者仍沿用日人之調查與對音。

¹⁴ 王崧興，《龜山島——漢人漁村社會之研究》(台北：中研院民族所，1953)。審查人對於現在船員對自己的利益是否有很高的自覺表示存疑。由於本人所用的書面資料或嫌過時，在目前的狀況下，漁民對自身利益的自覺程度如何，值得更深入地探討。

就是在買魚。」¹⁵戰後台灣漁業曾一度蕭條，六〇年代以後，漁產量便不斷增加。現在則是漁村凋敝者多於富麗者，漁業知識的傳承在這一代的船長過去後，是否還後繼有人都成問題。台灣不但是養殖也是遠洋漁業的重要國家，曾幾何時，台灣的漁民已不再捕漁。

我們棲身的旅館主人，從小學畢業後便在船上工作，後來當到了船長，但在三十歲出頭，便和海外基地裡的會計小姐結婚，回到「琉球」開旅館。當我們問道他為何不再討海，他說討海還是很辛苦而且風險高，他總得為他年紀大了以後以及他的妻小們著想。雖然由於技術的進步，現在捕漁的危險性已降低很多，但是那種在海上「討」的陰影，在一般人的心理中仍揮之不去。許多「琉球」人並不喜歡讓自己的女兒嫁給在海上討生活的男人，而有越來越多的「琉球」船員娶外國新娘。也許這些履海如平地的海上男兒對於「山頂人」的安逸有些許的鄙夷，然而「安逸」卻是這一代「山頂人」的價值，連討海的族群也無法不感染，逼得僅存的討海男兒瀕臨絕種。

台灣海洋漁業所面臨的窘境，相對於日漸進步的漁業技術發展似乎是一種諷刺。技術的進步不但沒有促使更多人投入漁業，反而因為結構性的社會變遷，使得漁業科技成為過時的技術，這也許是漁業作為一種邊緣產業的悲哀。以往的漁業大國日本，也經過這樣的變遷。日本的海洋漁業也因為危險和辛苦，無法吸引年輕人上船。然而，日本卻成為賣船隻和設備給像台灣一樣後起的漁業國；並成為收購這些國家漁貨的中間商。這樣的轉變，會不會也是以後台灣的步徑？還是海洋漁業會像政府目前所提倡的一樣，成為休閒觀光的一部份？台灣的海洋漁業會有什麼樣的明天？¹⁶

¹⁵ 筆者在回程中曾到哈瑪星拜訪高雄的舊漁市場。在碼頭上，便有一袋袋的乾海馬正在進行交易，想來這不是漁民捕撈到的。

¹⁶ 後記：本文的審查人「建議關鍵的台語最好也附上拼音，讀時才易懂。」但因筆者不諳台語記音，以致無法達成審查人的要求，甚感慚愧。然而除了記音的問題外，台語和中文書寫之間並非全然對應，無論是田野記錄以對音或將台語轉換成中文，似乎都有著文字無法清楚表達的窘境，彷彿原始的語言情境時時威脅著文字所形成的秩序。歷史工作者長期處理文字材料，安然地活在文字所構築的城堡裡；但在田野中，文字卻無能把握語言當下的生命力，使得活生生的語言和沈沈的文字之間有著一股不安的騷動。田野記的雖是當下的情境，卻因而最能帶回歷史的動感。以異地空間裡喧嘩的聲音，喚回時間中多元發展的人、事；回到文字尚未形成歷史前的混沌，而不讓人迷失在文字所建構的秩序裡。